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下卷

「文变染乎世情，兴废系乎时序」，不同时代的文章，有不同的时代特征。本文集选录甬上两百余位作家的两百五十余篇散文作品，集细流而成大河，为我们全面展现四明新景物、新人物、新气象……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下卷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/李浙杭主编.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6.12

ISBN 7-80743-047-8

I.宁... II.李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9697 号

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

主 编 李浙杭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卓挺亚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字 数 832 千
印 张 62.5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80743-047-8/I·6
定 价 90.00 元(全三册)

目 录

世间你我

桃花开时会再来	方凡人(003)
奶 奶	朱 敏(006)
旅 伴	许良君(009)
康拜因	孙仰芳(016)
白面包	孙 静(019)
错过的月光	远 岛(022)
享 受	严凤菊(024)
生活的窗户	李立中(027)
姨父的酒壶	李纯华(032)
煤球阿三	李振声(037)
在凤珠家过年	李浙杭(041)
天津外婆	余 木(044)
你是我的天籁	余昭昭(047)
市委书记和小商贩的情缘	应世军(052)
50岁男人的爱情	张印珍(055)
老丁还乡——景唐先生在宁波	张沂南(060)
怀念一位朋友	张 忌(065)
血 玉	张 俊(067)
在北京的五天五夜	阿 门(069)

坐在影院门口的小妹	陈和李(072)
一个人的世界	林芷茵(074)
一直在路上	雨 石(076)
爱唱歌的民工兄弟	周 波(088)
黄金时代——初为人师的日子	郑 瑄(090)
我的老师方卫平	赵淑萍(096)
神秘的一夜	胡山泉(098)
昨天的高考	俞燕琴(101)
写字台边的黑猫	夏 真(103)
我的第一位老师——罗开兰	钱志富(110)
早晨大街上的蛤蟆	商 略(114)
代写情书	蒋光辉(116)
一封家书	谢志强(118)
邹静之散记	蔡峥峥(121)

斯人难忘

阴霾中,那一束阳光	王启富(127)
风刮起于这块荒凉的土地——海子家乡纪行	太 易(129)
最后一位文人美食家:汪曾祺	朱 枫(137)
斯人独憔悴	朱 敏(140)
忆念梅志	孙 钿(144)
送杜宣归去	孙 钿(148)
深切怀念黄老	李 军(151)
思归路是怎样铺设的	杨明火(153)
蓝布长衫	邱贝贝(157)
竹节草	沈华坤(160)
戴着枷锁前行	陆立明(162)

大师的宁波情缘	周静书(169)
父亲的背	周静书(172)
竹 园	赵淑萍(174)
关于毛泽东和罗稷南的对话	贺圣谟(177)
永远的江老师	贺圣谟(182)
沙耆先生	徐秉令(189)
细雨濛濛祭巴人	蒋静波(193)
裘先生——缙城诗人之一	滕延青(198)
潘天寿与雷婆头峰	潘志光(201)
姑苏寻梦	魏泉琪(206)

浙东人文

谁怜慈氏冷春风	王天苍(211)
浙东的硇	石志藏(214)
古渡遐思	石志藏(216)
韩岭访古	吕 悦(218)
追寻虞世南	孙群豪(223)
站在时间的岔道上	吴海霞(233)
今昔南塘河	余 艇(236)
王阳明与瑞云楼	陈伟权(238)
奉化:小城古韵	陈黎明(241)
方孝孺故里行	林备军(249)
沧桑五桂楼	帕蒂古丽(260)
莺湖遗事	周小东(263)
千古海防	俞苏伟(266)
浣纱女的爱	袁素红(272)
沈德寿与抱经楼	童银舫(276)

目 录

板壁上的油画	谢武稼(279)
古村岩头游	裘国松(282)
梅溪行	鲍澄文(28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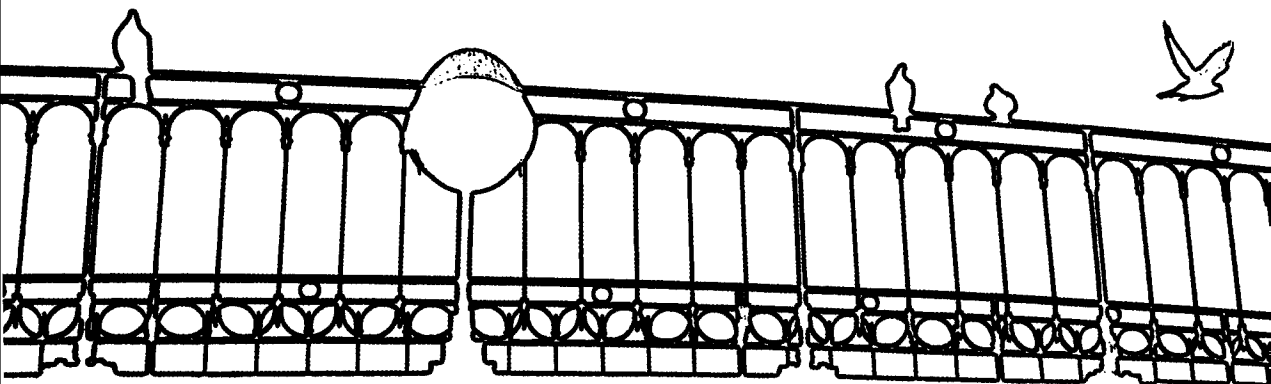
文史我鉴

吉尔伽美什	刘世军(291)
唐朝宝贝	余志刚(297)
青 鸟	余志刚(301)
项羽故里思项羽	徐 女(307)
故宫凝史	徐志明(312)
貂蝉的命运	蔡 康(315)
苏轼的宁波梦	戴 骅(321)

后 记

【宁波当代作家散文选】

世间你我



桃花开时会再来

/ 方凡人

五龙潭景区上方的毛竹林中有一条小溪,水从岩石中涓涓流出,汇入赤龙潭。溪边有一棵野生桃树,朝南向阳,每到春天,它就早早地开花,有“春光早知”之名。

1947年临近解放,十八级岗“永安公馆”来往的“客人”多起来了,有时候住不下,刘清扬同志建议在赤龙潭另辟“公馆”。于是请了几位山民帮忙,砍竹伐木,沿山坡搭了两个棚子。那年春天,野生的桃花盛开,同志们就称这个公馆为“桃园公馆”。

当时,鄞西一带的斗争形势很复杂。国民党借清剿为名卷土重来,既抓人,又抢粮食。一天,附近一位大嫂带来了7个上海姑娘,她们都是中学生,到四明山来参加革命。她们从慈溪方面转来,开始隐蔽在樟村一带,因为她们不会讲宁波话,只会讲上海话,容易暴露目标,组织上就派这位孝姑嫂带她们到“桃园公馆”来隐蔽。

这7位姑娘中,三姑娘最可爱,她长得伶俐,头发剪得短短的,因为宁波是她外婆家,小时候外婆养过她,所以她听得懂宁波话,也会讲几句宁波话。她有着山村姑娘的大方,能光着脚走路。这就使同志们刮目相待。7个姑娘,除了她脚上没起泡外,其他几个都脚趾间起了血泡。孝姑嫂一到就让她们洗脚,为她们挑泡。没有消毒用的碘酒,泡挑破后,就用盐水消毒,痛得她们杀猪的哇哇大叫。三姑娘笑笑说:“一些血泡就让你们大叫起来,如果子弹打到肉里,看你们咋办!”

这些姑娘在“桃园公馆”住了几天,脚伤好后,就跟着孝姑嫂到茶套村

去工作,实际上是让她们去访贫问苦,改变小姐作风。这里山高林密,她们白天到村里工作,傍晚回“公馆”来,有时带回一些红薯。有一次回来时还带来半条咸鱼,就不得了了,改善生活,要吃3天哩!先吃咸鱼肉,然后炒荠菜,最后把咸鱼骨头熬汤。她们来这里一个多月了,还没有吃过鲜鱼,所以吃起来特别香。

七位姑娘的衣着也随俗更改。除了乡音难改,打扮成村姑后,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后来,组织上把6位姑娘分配到镇海、宁波的小学去教书。她们以这种方式隐蔽下来,成了地下党的联络员。三姑娘因为会讲几句宁波话,继续留在茶套村做堡垒户的工作。茶套村成为著名的红色堡垒村,与三姑娘的辛勤工作不无关系,至今上年纪的村民还在追忆她!

孝姑嫂是位泼辣的大嫂,她圆脸,大眼睛。因为工作积极,很快成为中共党员,被组织上派到余姚镇工作。临走时,上海来的三姑娘向上级提出要和她一起去余姚工作,没被批准。领导说,你将另有新的任务。三姑娘和孝姑嫂依依惜别。在林荫小道上,同志们送了一程又一程,临别,孝姑嫂说:“桃花开时我会再来!”

不久,三姑娘被派到十八级岗“永安公馆”去学习拍收电报。她每天清晨去,晚上归来,后来她干脆搬到那边去住。大约过了3个月,她学会了电报业务,被派到宁波西门口木行去工作。临走前的一个傍晚,她到“桃园公馆”和同志们告别。她深深地知道,此去不知何日再归。在分别时,三姑娘指着桃树上青青的桃子说:“桃花开时我会再来!”

“桃园公馆”溪边上的桃花盛开了3次后,终于迎了解放,同志们下山了。走时,没有拆掉公馆,红色堡垒村的山民说,这是革命的摇篮,我们会保护好它!

经历了半个多世纪,“桃园公馆”的草棚倒塌了,没有人再去修补,荒草掩过了残迹,盖没了破碎的砖瓦。如今,雨后的溪水依旧淙淙,那棵桃树长大了,长高了,桃花开了一次又一次,但孝姑嫂和三姑娘始终没有再回来!

新世纪到来,在桃花盛开的季节,有位80多岁的老同志在孙儿搀扶下,气喘吁吁地爬上“桃园公馆”旧址,他伸出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棵桃树,深沉

地回忆说：“52年了，那年我才31岁，孝姑嫂姓邵，三姑娘姓史，据说她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光荣牺牲了！”

她们没有死，桃花开时会再来！今天，老同志代表孝姑嫂、三姑娘回来了！

奶 奶

/ 朱 敏

奶奶八十五岁了,一个人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。她说,她不习惯住城里,再说,我们又挤。

正月里和丈夫抱着女儿去乡下看她,发现她比上次见到时又老了许多,枯干黑黄的脸上,每一条纵横的皱纹都似乎说着她生命脚步的渐远。见到我们,奶奶很高兴,颤巍巍地坚持给我们做饭。那天中午,她烧红豆汤圆给我们吃,在看着丈夫吃下一大碗后,硬是又给他添了一碗。

老房子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奶奶年轻时的照片:满月般的脸,素花的旗袍裹着丰润的身子,一对玉镯子套在圆润的腕上,清晰可见手背上那浅浅的小肉坑。岁月真是无情啊,几十年间,它将一个水灵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白发老太。奶奶很少甚至不愿说起她的身世。我高中毕业那年跟着她到镇海老家探亲,才知道她还是一个富有的买办资本家的女儿,但这么一个富人家的小姐,怎么会远嫁到我老家那偏远闭塞的小山村呢?这些,奶奶不说,我们也不敢多问。

曾经,我对奶奶有过很深的误解。

小时候,由于父母经年外出做工,我们姐弟,是在奶奶的监护下长大的,与其他“奶奶”相比,她就少了几分慈祥,多了几分威严和凌厉。她给我们定了很多的“规矩”。如在饭桌上,不许弄出声响,嚼菜发出“叭唧叭唧”声,或喝汤发出“咕嘟咕嘟”声,会招来她的责骂。对我的学习,更是要求严格。依稀记得暖洋洋的下午,太阳慵懒地照着,背着书包的我一回到家中,奶奶就要催促:“作业做好了?快去做!”于是我便乖乖地打开课本。在对待

我和弟弟上,她似乎更偏向弟弟。因为我比弟弟大两岁,她要求我比弟弟更合“规矩”。若是因贪玩而赶不上吃饭时间,那是断然少不了她的几记巴掌的。若是我们姐弟因小事打在一起,她往往这样骂我:“你把你弟弟打死算了,以后这份家产就是你的了!”十来岁的孩子,懂得什么“家产”?何况,还要用这么卑劣的手段?在怨她偏袒的同时,往往被打得更频。其实,现在想来,那不过是一位看戏太多而又有着很深传统观念的老人的教育方法。她只有我父亲这么一个儿子,中年丧夫后一直未再嫁,有些做法,以我现在的阅历,是可以理解的。

感受奶奶的慈爱是在我上高中后。我是住宿生,每星期回家,她都给我做上几顿好吃的,然后细细地炒上黄豆、豆腐咸菜,让我带回学校。若没及时收到父母的汇款,她就出门借钱,为我带上足够的生活费。

十年前,我被分配到家乡任教,第一次领到工资,我给了奶奶两百块钱。记得那天她在阳台上晒衣服,我走过去对她说:“阿婆,今天我发工资,这是给你的。”奶奶霎时红了眼睛,她抖抖地接过钱,对我说:“别人都说我对你不好,其实,不是这样的。”她絮絮地说,激动地在阳台上走来走去……

住在家的那几年,奶奶每天给我做早餐,通常是稀饭,有时是鸡蛋面条。她在我起床到梳洗的时间里,准备好了一切,放了筷子在桌子上。有时怕打扰我,她偷偷地到窗前张望,看我有没有起床,或者,将门推开一条缝。我很反感这种“偷窥”式的热情,有过好几次不满。在她身边的二十几年中,我从未做过一次饭,没洗过几次碗。她照料我们姐弟的衣食,从没让我们饿过一餐,迟过一顿。在那物质生活仍旧贫乏的年代,她让我们健健康康地成长,从没让我们因饮食而得乱七八糟的病,谁说这不是我们的福气呢?

奶奶平时言语不多,但她其实是个心思缜密的人。

在认识我丈夫以前,曾有好几个男孩来过我家,按世俗的眼光,还都挺不错的,好几次,我都发现奶奶在偷偷地观察打量他们,但她不置一词。后来,我遇到了现在的丈夫,他第一次上我家,回去的时候,奶奶热情地送他下楼。她私下里对我妹妹说,来我家的几个人中,他是“最好”的。其实,他是最穷的。我结婚前,奶奶叫人打了两个铜“火镗”,精致厚实,说是我和妹妹

一人一个,作为陪嫁。但现在的人哪里用得上这个?真想用,又哪里来的炭火?但我收下了。这是奶奶的心意啊!

我是个拙于表达情感的人。我近期一定带丈夫和女儿去看看乡下的奶奶,向她表达我们不常回去的歉意。真的,对于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来说,属于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,正像她自己常常说的,她是这个世界的“客人”。

端午节到了,奶奶一定又做了许多粽子等着我们回去。有好几次,吃着因放得太久而发馊的粽子,我都要禁不住心酸落泪。

旅 伴

/ 许良君

江轮划破苍黄的波涛逆流而上。宽阔的江面微微颤动着,从两岸传来悠远的浪涛拍岸声。江岸上,我们中学漂亮的钟楼尖顶,笼罩在濛濛细雨之中。多少个午后和傍晚,我和同学们曾坐在江岸边,望着一艘艘江轮驶过宽阔的江面,望着它们激起的波浪冲得舢舨和小帆船上下颠簸,心里满溢着对未来和对远方梦幻般的热望。现在,我自己竟也乘上一艘江轮,从船上往相反的方向望着熟悉的江岸,望着钟楼的尖顶,望着这一切迅速往后退去。汽笛一声长鸣,仿佛快乐的少年时代也恋恋不舍地向我告别了。我,一个十五岁少年,独自一人上路,去杭州投考美术学院附中。20世纪50年代,铁路还没有修通,交通不便,到杭州短短不到两百公里的旅程,要走两天,换乘江轮、内河小船、汽车、火车四种交通工具。我从未出过远门,又憨又腼腆,头脑里装着唯恐考不上的沉重包袱,口袋里只有妈妈能筹到的不多几个钱,对旅途充满畏惧和忧虑。

轮船于午后到达它的终点——一座县城。细雨仍然纷纷扬扬地洒着。我背上行李(考生都得自带铺盖),循县城青石板铺筑的街道走去,寻找饭馆吃饭,见有一家卖咸菜面的小馆子,便走进去。店堂里三张方桌,两张热热闹闹坐着进城的农民,另一张桌子靠窗,桌边坐着一个瘦老头在吃面。我把行李放下,靠在墙上,在瘦老头对面坐下。堂倌跑过来,问我吃什么。我掏出钱递过去,说:

“我买一碗咸菜面。”

堂倌笑起来。对面的瘦老头说:“小客人,没出过门吧?馆子里是先吃面

后付账。”

我满脸通红。咸菜面端来了，自顾心慌意乱地吃着。瘦老头目光炯炯，咂着嘴慢条斯理地吃面，笑眯眯看着我搭讪着说：

“小客人，到啥地方去？”

“杭州。”

“哦……我到清河镇，我们是一路。你跟着我走好了，吃过面，我们去雇条船。”

我看看他。上路时，妈妈嘱咐过，路上要当心骗子。这老头五十岁上下，白白的瘦长脸，额头上布满细细的皱纹，背脊佝偻，两手细长，指甲又弯又尖，像个商人。但他那和蔼可亲的笑脸很让我放心。于是我连忙点点头。

吃完面，堂倌过来算账，我掏出钱。瘦老头说：“账你一起付掉，回头到船上再算。”我付了钱。从面馆出来，他又引我到一家烧饼店，说：“买十个烧饼带上，在船上当夜饭。”

等我买好烧饼，他才把我引到一处河埠，由他出面雇了一条划船。船老大是个戴绍兴帽的汉子，身体结实，只穿一件白布背心和短裤，裸露的胳膊、腿、脸颊，被太阳晒成油亮的古铜色。我们上船时，他喊道：“搀好你的老爷子！”笑脸上带着乐天的幽默。等我们在船舱里坐下，他又说：“请客人稍候一会，我儿子打老酒去了。”

等的时间很长。我和瘦老头把我带着的军用铁水壶里的水喝完了。瘦老头指指铁水壶，用威严的口吻说：

“小兄弟，开船还早，你拿这个去打一斤老酒来。”

血涌上脸颊，突然，我对他感到憎恶，愤愤地瞪了他一眼，大声说：“你想吃酒，自家打去！”

瘦老头诧异地睁大眼睛，回头望了一眼在船头忙着劈柴火淘米的船老大，讪讪笑着说：“脾气蛮大哩……不去就不去吧。”在我眼里，瘦老头的下巴突然变尖了，脸相也变得很难看。

船家的儿子是个十三四岁矮小结实的黑小子，手里提一个竹篮，敏捷地跳上船尾。竹篮里放着几束小白菜，小半篮田螺，一把锡制的酒壶。开船